

· 劉先昌 ·

桃園空小上學二、三事

一日之計在於晨。早上七點多，軍車就已停在眷村門口，村內學童，背著沉重的書包爬上鋁梯，由家長輪流押車看顧乘車安全，駛進南區小營門。沿著飛機跑道旁的馬路行駛，軍車駕駛看到戰機即要落地，停靠一旁等待，俟戰機落地滑行通過，發動引擎，續往學校方向行駛，約略三十分鐘後，穿出北營門到達大園埔心空軍子弟小學，開始一天的課程。

這個場景發生於民國五十六年下學期，再過半年，當時就讀六年級的我們將赴考場，參加令人緊張的初中聯考。此一考試，不僅攸關未來初中教育學費的多寡，更可能影響一個人的未來前程，因此家長和老師們都盯得很緊。

，期盼經濟窘困的軍人子弟能藉由聯考窄門，擠進好學校，自此展開不一樣的的人生。

當時只要成績滑落，老師們就會請同學們帶話，請家長到學校面談，內容多是討論該子弟能否考進公立學校。鎮日追逐分數多寡，成績進度跟不上的，手心慘遭板子狠打，小小年紀就必須面對求學的沉重壓力，因此同學中不乏為此愁眉苦臉之人。

中午用餐，吃的是美援麥片飯配



時任桃園空小校長萬家駿先生及學校建築。

白菜湯（為另類的「中美合作」），麥片是用炒的，顏色不同於米飯的剔透白晰，呈咖啡色，有麥香味，但焦味甚濃，入口有些沖鼻，且需費力嚼才易嚥下。當時物質不豐，能吃到飽食已是福氣，就算不合口味也必須適應；而頑皮的學童，常互相比賽誰能吃最多碗，往往撐得自己難受不已。

放學後，三、四、五年級學生坐車回家，六年級繼續留校。軍車載來家長備妥的飯盒，吃畢收拾乾淨，開始補習課程，課目為算數和國語，倘若白天國語課文已教完，晚上就加強作文寫作。

導師鍾先生的教法是由學生自己找一篇文章，上課前，抄寫至黑板上。這是一件大工程，矮小的同學要墊椅子才能構著黑板上緣，逐字抄完一篇文章。由負責抄寫的同學先唸一遍全文並講出文意，老師再作分段講解。當時班上一位霍姓女同學的方塊字，像刻印一樣工整方正，黑板抄寫得行距左右對齊，以一個小學生來看，是很不容易的事，讓我們十分佩服，不知她如何能寫得如此整齊漂亮？

當時功課要求嚴格且有留級制度，一般來說，六年根基尚屬紮實，背過的書至今還能記得片段，如〈海峽上的月亮〉：

